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九十　列傳三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吳育　宋綬子敏求 從子昌言　李若谷子淑 孫壽朋 復圭

王博文子疇　王皞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父待問禮部侍郎育少奇穎博學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三縣令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還知太常禮院奏定太常新禮慶曆祀儀改右正言歷三司鹽鐵戶部二判官尋以本官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育獨建言元昊已僭興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

南古事利易其名可以羈縻而收之不報育復言宜先
諭以文誥尚不賓姑嚴守禦時方銳意討之而諸將多
覆軍者久之無功卒封元昊爲夏國主如育議育又上
言眞宗命潘羅支攻殺李繼遷而德明迺降元昊弟見
朝廷比年與西域諸戎不通朝貢乃得以利啗隣境固
其巢穴無肘腋之患請募士諭唃厮囉及他蕃部離散
其黨與使併力以攻而均其恩賜此伐謀之要也除同
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進翰林學士契丹與元昊構兵元
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朝廷未知所荅育因疏言
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宜使人諭元昊當順

契丹如故然後許歸款告契丹曰元昊如能投謝
即聽內附若猶堅拒當爲討之卒用其議尋知開封府
慶曆五年連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山東盜起帝遣中
使按視還奏盜不足慮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人尊
愛之此可憂也帝欲徙二人于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
者小人乘時以傾大臣禍幾不可禦矣事遂寢育在政
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
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
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明年以高若訥言罷昌朝而育
歸給事中班語在昌朝傳未幾出知許州徙蔡州尋以

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徙陝州上書論詔獄曰先王凝旒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也設有罪即屬之有司楊儀嘗爲三司判官近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人人不測爲何等大獄及聞案具乃請求常事豈養廉恥示敦厚之道哉遷禮部侍郎知永興軍召兼翰林侍讀學士以疾辭且請便郡帝語大臣曰昊育剛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因命知汝州歷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數欲大用爲諫官劉元瑜誣奏除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疾復作求解宣徽使復以爲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徙河南病革視

事如平日因閱因辨非罪黨舞文吏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正肅育性明果所至作條教簡疎易行而不可犯遇事不妄發發即人不能撓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與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行之體素羸少時力學得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夕而愈後數發每發數十日乃已有集五十卷弟充自有傳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幼聰警外祖楊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遂通經史百家文章爲時所尚初以徽之遺奏補太常寺大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

評事聽祕閣讀書大中祥符初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父皐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及祀汾陰召赴行在與錢易等集所過地志風物故實每舍止即以奏累遷翰林學士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時章獻太后猶稱制仁宗未嘗獨對羣臣也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宜約先天制度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迕太后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召還將大用宰相張士遜沮之復加翰林侍讀學士詔定章獻明肅章懿太后祔廟禮時置端明殿學士以命

綬綬因辭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頃太后朝多
除拜而邪幸或徑取升擢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賞雖
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朋黨則上何以得此太宗嘗
曰國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姦邪
共濟爲內患深可懼也眞宗亦曰唐朋黨尤盛王室遂
卑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齊綱紀正在今
日張士遜罷乃拜綬參知政事帝春秋富天下久無事
綬慮宴樂有漸乃言人心逸於久安而患害生於所忽
臣願飭勵羣司不以承平自怠又上馭下之道有三臨
事尚乎守當機貴乎斷兆謀先乎密能守則姦不能移

能斷則邪不能惑能密則事不能撓時宰相呂夷簡王
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
異政事繇此依違不決於是四人皆罷綬知河南府元
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帝詢攻守策綬畫十事以獻復
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壽卒年五十贈
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孝謹淸介言動有常爲童時手
不執錢家藏書萬卷親自校讎筆札尤精妙楊億稱其
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
中初郊祀攝太僕卿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歷同知太常禮

陞議嫡孫承重服制遂定爲令語在禮志治平中知制
誥判太常寺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踈者可嫁娶敏求
以爲不可曾公亮欲去敏求遂以異議貶秩知絳州未
久召還王安石當國諭旨草呂公著補外制明著罪狀
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白於神宗命陳升之改其
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
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
語切直擢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
全護之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卒
年六十一贈禮部侍郎敏求家藏書三萬卷皆略誦習

熟於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必就正焉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所著書甚多嘗建言河北陝西河東舉子性朴茂而辭藻不工故登第者少請令轉運使擇薦有行藝材武者特官之使人材參用而士有可進之路頗施行之族弟昌言昌言字仲謨以蔭累擢都水監丞熙寧初河決東彊而北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立土約障水詔遣翰林學士司馬光往視如昌言策不兩月決口塞遷開封府推官同判都水監汴水漲昌言請塞訾家口已而汴流絕監丞侯叔獻唱爲昌言罪昌言懼求知陝州歷濮冀二州河決曹村

召判都水監待護河堤靈平埽成轉少府監卒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第進士歷大理寺丞知宜興縣累遷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匄于道者以分隷諸僧寺助給春糓還勾當三班院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聱壻亡賴委妻去爲立期不還許更嫁并多降人苦盜竊籍罪犯者以三人爲保有犯并坐之悛者削去籍名進尚書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風俗媺惡在上之人作而新之君子小人

各有其類今一目以朋黨惡正人無以自立矣仁宗悟爲下詔諭中外以疾累章辭位罷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若谷性資端重在政府論議常近寬厚治民多智慮愷悌愛人其去多見思子淑

淑字獻臣年十二眞宗幸亳獻文行在所奇之命賦詩賜童子出身試祕書省校書郎歷國史院編修官召試賜進士及第累遷諫議大夫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惻然爲蠲其賦權知開封府屢爲翰林學士諫官言淑姦邪又嘗請侍養父而不及其母乃以端明

龍圖閣學士奉朝請母憂服除復爲翰林學士又被論不拜除兼龍圖閣學士由是壹鬱不得志出知河中府暴卒贈尚書右丞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多諮訪制作詔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裁取古語務爲奇險時人不許也初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因密言其姓名不祥語在本傳又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邪祁遂得罪去其傾險類此所著別集百餘卷子壽朋復圭

壽朋字延老慶曆初與弟復圭同試學士院賜進士出

身歷羣牧判官擊斷敏甚皇城卒邏其縱游無度出知汝州盡推職田之入歸前守楊畋畋死又經理其家以饑歲營州廨勞民降爲荊門軍後歷戶部判官知鳳翔府滄州河方北涌隨塞之故道陻壽朋度必東潰諭居人從避後三縣四鎮果墊焉司馬光出使薦其能加直史館入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進戶部鹽鐵副使性疎雋任俠奉祠西太一宮飲酒食肉如常時暴卒

復圭字審言累官度支判官知涇州民立生祠歷諸路轉運使熙寧初進直龍圖閣知慶州夏人築壘于其境不犯漢地復圭貪邊功遣大將李信帥兵三千授以陣

圖使人自荔原堡夜出襲擊敗還復圭斬信自解又欲遣
前恥遣別將破其金湯白豹西和市斬首數千級後七
日秉常舉國入寇御史謝景溫劾謫保靜軍節度副使
歲餘知光化軍張商英言夏人謀犯塞之日久矣與破
金湯適相值非復圭生事乃召判吏部流內銓知蔡
滄州還爲鹽鐵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荆南卒復圭臨
事敏決稱健吏與人交不以利害避然輕率躁急無威
重喜以語侵人獨爲王安石所知故旣廢即起
王博文字仲明濟陰人年十六善屬文舉進士開封府
以回文詩百篇爲八卷人謂之王回文太宗親試進士

以年少罷歸用薦召試舍人院歷遷殿中丞監荊南榷貨務又用薦試中書賜進士第歷開封判官丁母憂博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又謂古之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以廢宗廟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然議者以喪而祭爲非禮服除踐歷中外兩知秦州兩知開封府積遷龍圖閣學士又知大名府還給事中召權三司使遂同知樞密院事踰月卒仁宗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劇繁爲政務平恕常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鞫曹訥獄議

者多謂希太后旨縱內侍羅崇勳傳致其罪云子疇
疇字景彝以蔭入仕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
士宋祁與內侍同提舉諸司庫務祁薦疇勾當公事疇
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
爲閹人指使疇實恥之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徼
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
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
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此安知非
允良姦謀邪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人服其識歷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即位感疾既愈

猶未御正殿疇疏請聽政及視朝猶持謙抑疇復疏請聽決大政勿爲疑貳自使盛德闇然不光未幾又上疏曰董仲舒爲武帝言天人之際曰事在勉彊而已陛下昔在宗藩務德好學言動未嘗越禮今臨朝高拱無所可否是不爲爾非不能也有始有終者聖賢之能事在陛下勉彊而已疇又請行幸以安人心大臣亦以爲言帝乃出禱雨都人大悦時詔近臣議仁宗明堂配祭知制誥錢公輔議遺仁宗疇非之謂不宜導陛下爲不孝帝與執政大臣謂疇每論事有補皆器異之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數月拜樞密副使公輔以宿憾言疇望輕

資淺不可大用又頗薦引近臣可爲輔弼者公輔坐貶疇未幾卒帝震悼贈兵部尚書謚忠簡疇名臣子性介特厲風操喜言朝廷事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文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位與壽皆類其父云

王鬷字總之趙州人第進士歷尚書度支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曹利用得罪鬷以所厚出知湖州徙蘇州還爲三司鹽鐵副使累遷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爲政有大體不爲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後又自參知政事遷尚書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天聖中鬷嘗使河北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

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鬷殊未以為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未幾暴卒贈戶部尚書謚忠穆

論曰吳育立朝侃侃有嘉謀仁宗屬意柄用以疾不果宋綬在翰林奏論章獻太后處分軍國事此豈浮沉觀望者及與政會二相異同故不能有參贊效李若谷王博文王鬷歷方州並以仁恕稱既任機密亦徙重慎寡過罕建明惜哉

李諮　程戡　夏侯嶠　盛度

丁度　張觀　鄭戩　明鎬

王堯臣　孫抃　田況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幼時母被出諮日夜號泣絶食飲父憐而返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累擢知制誥寇準數改諮所擬制辭諮不樂請外遂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帝特用之仁宗即位連遷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經度算茶商人失厚利怨謗蠭起改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事奪職久之進給事中知杭州復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還勾當

三班院復坐事被降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
造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父喪起復
遷户部侍郎知諫院事是時榷茶法寖壞乃詔諸蔡齊
等更議之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
所變法語具食貨志卒贈右僕射謚憲成諮性明辨在
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
程戡字勝之陽翟人舉進士甲科再遷祕書丞通判許
州坐曹利用壻降通判蘄州徙虔州州人有殺毋暮夜
置尸他人之門以誣仇者獄已具戡獨辨之正其罪累
進樞密直學士歷知瀛州四遷給事中入言歲在田尘

蜀且有變孟知祥李順皆此時也仁宗自擢戡再知江州遷端明殿學士召見慰遣之拜參知政事改尚書戶部侍郎樞密副使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皆論之連拜宣徽南院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英宗即位以安武軍節度使留再任橫山酋豪怨諒祚欲率其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自相搏則未易取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宜乘此許之會英宗不豫大臣重生事不報戡告老章累上弗許乃再上章曰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耶召還道卒贈太尉謚康穆戡久在邊安重習事然不爲言者所與或

傳交通官侍閤上良至出婁見之
夏侯嶠字峻極其先幽州人幼好學弱冠以詞賦稱舉
進士甲科累遷左補闕直史館會王師護邊秉傳督河
朔餽道就命知莫州踰月徙洪州改起居郎眞宗在襄
邸太宗擇朝士謹厚者爲官屬卽召入爲翊善賜金紫
加直昭文館眞宗尹京府命兼推官東宮建復兼中舍
及嗣位連擢樞密院副使咸平元年以戸部侍郎罷二
年始建講讀之職命嶠爲翰林侍讀學士及楊徽之卒
又命兼秘書監是秋江浙饑命爲江南巡撫使采疾民
二十餘事上之亟詔釐革又判吏部選事嶠善鼓琴好

讀莊老書淳厚謹慎居官無過失眞宗尤愛重之多所
諮訪每以善人目之素留意養生少疾景德元年五月
侍對崇政殿暴中風眩卒年七十二贈兵部尚書嶠在
近侍恩遇甚渥卒後數月畢士安爲相撫坐歎曰使夏
侯君在吾豈先據此位有集十五卷
盛度字公量杭州人登進士第歷直史館三司戶部判
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契丹寇邊從幸大名數上疏
論邊事奉使陝西繪西域圖以獻後遷翰林學士加史
館修撰歷兵部郎中景靈宮副使坐交通周懷政出知
光州再謫和州團練副使丁謂貶起歷右諫議大夫知

揚州加集賢院學士初度謫洪州建請復賢良方正科又請建四科以取士後夏竦議置六科其議亦自度始語在選舉志累遷參知政事時王曾呂夷簡爲相宋綬蔡齊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得而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仁宗果以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章得象既相以度嘗位其上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馮士元獄以尚書右丞罷知揚州事具鄭戩傳

又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被疾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度家居列圖書每歸未嘗釋手敏於爲文而汎濫不精體肥大艱拜起客有拜者俯伏不能興往往斜視而詬詈之性極猜險雖平居僚友不敢易語言所至下貧無賴多所縱捨稍有貲者一切繩之以法子申甫嘗爲福建轉運使頗以修潔稱

丁度字公雅祥符人登服勤詞學科累官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上書論事章獻太后善之又嘗獻王鳳論於太后以戒外戚歷知制誥翰林學士糾察在京刑獄判太常禮院兼羣牧使劉平石元孫敗帝遣使問所以

御邊度奏今士氣傷沮若復追窮巢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因條上十策曰備邊要覽累遷中書舍人爲承旨時葉淸臣請商州置監鑄大錢以一當十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爲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朞年卽復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晬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芻糧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盜殺人取

弊衣直不過數百錢涂鑄之利不啻數倍何以禁止帝曆中遷端明殿學士知審刑院帝嘗問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時度在翰林已七年而朝廷方用兵故對以此爲諫官孫甫所論帝獨眷之未幾擢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因言契丹嘗渝盟預備不可忽上慶曆兵錄五卷贍邊錄一卷明年參知政事後二年與夏竦議事不合爭於帝前不從遂求罷以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判尚書都省再遷尚書左丞卒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淳質不爲威儀居一室十餘年無姬侍帝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

筵雖聖人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又嘗示以欹器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之道度對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奏太宗嘗作此器眞宗亦嘗著論於是帝製後述以賜之度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三卷編年總錄八卷奉詔領諸儒集武經總要四十卷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少謹愿好學中服勤辭學科第一歷官翰林學士知審官院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時星流地震雷發正月詔求直言觀上四事曰知人曰聽察曰尚質曰節用河北大雨水又條七事復知審官院

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康定中罷知相州語在王繇傳徙歷應天府孟州河南府至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隨以父老請便郡知許州俄拜左丞丁父憂哀毁卒贈吏部尚書謚文孝觀初爲秘書郎時其父居業方爲州從事因上書願以官授父眞宗嘉之以居業爲京官及觀貴居業繇恩至太府卿居業嘗過洛嘉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于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適其意蚤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廢也趣尚恬曠持廉少欲平生書必爲楷字無一行草類其爲人仁宗飛白書清字賜觀以賞其節然於吏事非所長云

鄭戩字天休吳縣人早孤力學舉進士甲科累遷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吏馮士元爲姦利辭連宰相呂夷簡樞密盛度參知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參劾其狀既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繳核歷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戩與參知政事宋庠爲呂夷簡所忌與庠皆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未幾爲陝西四路都總管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遷尚書禮部侍郎疆事少寧詔還知永興軍初靜邊砦主劉滬謀築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渭援

招生羌大王族爲邊衛戩使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會罷戩四路安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不便召滬士廉罷役滬不聽乃使裨將狄青將兵械送德順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契丹與元昊方交兵邊奏互上獨戩不以聞詔問其故戩曰敵自相攻中國不足憂也遷吏部侍郎改宣徽北院使拜奉國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文肅戩遇事果敢必行然憑氣近俠用刑峻深士民怨之

明鎬字化基安丘人登進士第補蘄州防禦推官眞宗崩上眞頌四十六篇歷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益州路轉

運使時知陵州楚應緩贓敗或告以先期奏之鎬曰獲
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卒坐失察降知同州未逾月會
元昊寇延州起爲陝西轉運使常閱同州廂軍得材武
者三百餘人教以强弩奏爲清邊軍號最驍悍其後陝
西河東頗倣置之累遷樞密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成
德軍入知開封府王則叛命鎬爲體量安撫使則未下
又命文彥博爲宣撫使以鎬副之彥博推鎬功遷至參
知政事已而疽發背仁宗臨問翌日卒謚文烈鎬端挺
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不苟爲世推重王則者本
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恩冀俗妖

約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讖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毋與之訣別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安傳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連德濟諸州約以慶曆八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亟以七年冬至叛因知州張得一殺通判董元亨又出獄囚因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等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爲宰相卜吉爲樞密使建國曰安陽牓所居門曰中京改年曰得聖以十二月爲正月旗幟號令率以佛

爲稱則期正月十四日出要劫契丹使謀者以告鎬伏發就獲城峻不可攻卽南城爲地道日攻其北牽制之及文彥博至穴通城中選壯士中夜由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槍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閤門祇候張絪緣壕與戰死之總管王信擒得則檻送京師支解以狥則之初叛也有三班奉職馬遂者爲北京指使詣昌朝請擊賊昌朝因使持榜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輒不答遂將殺則張得一在側欲其助已目之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賊黨攢刃斷一臂猶詈遂支解之事聞贈卹特厚

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舉進士第一累遷右司諫鄭皇后在殯値上元節帝以堯臣言罷張燈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使還上言賊衆入寇常數倍官軍彼以十戰一我以一戰十故三至而三勝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賊來利在虜剽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旣入鈔略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鬭志若以精兵扼險設伏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又論延州鎭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爲

將帥不能據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願敕邊吏度遠近立營砦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范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明年賊果入寇自邠涇以東皆閉壘自守仲淹自將慶州兵捍賊賊引去仁宗思其言乃復以琦仲淹為招討使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人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憝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

乃爲申明約束如舊而去戢遠因論沿邊城砦控扼要害賊徑通屬及備禦輕重之策爲五事上之又請涇原五州營砦益置弓箭手及請徹潼關樓櫓皆報可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事召怨而攜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之亂也度支副使林維畏永和附會其說堯臣奏黜之議乃定夔州轉運使請增鹽課十餘萬緡堯臣謂上恩未及遠人而反牟厚利適足斂怨罷之歷遷樞密副使居三年務裁抑僥倖於是有鏤匿名書布京城帝不疑也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又之

帝欲以爲樞密使爲胡宿所沮乃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安堯臣文詞溫麗典內外制十餘年執政時嘗預建儲議子同老進遺稿論父功神宗訪文彥博具奏本末遂贈太師中書令謚文忠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第進士累遷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帝欲除入內都知王守忠節度

使抃奏罷之溫成議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因相
與請對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御史請
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適在相位上不能持平權衡下
不能篤訓子弟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嬖妾
張氏榜殺其婢置獄取證左執中弗遣有詔勿推抃復
與官屬請對論列疏十上適執中卒皆罷改翰林學士
承旨復兼侍讀學士帝讀史記鼂筴傳問古人動作必
繇北乎對曰聖人貴誠不專人謀默與神契然後為得
也帝善其對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歲中參知政事抃
性篤厚寡言質略無威儀居兩府年益耄無所可否又

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被彈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群牧制置使英宗立進戶部侍郎告老以太子少傅就第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

田況字元均其先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于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鷙教子甚嚴累官太子率府率況少卓犖有大志舉進士甲科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略陝西辟爲判官時竦與韓琦尹洙等畫上攻守二策朝廷將用攻策范仲淹議未可出師況疏其不可者七於是罷出師議況又言治邊十四事擢遷知制誥嘗面奏事論及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

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堯舜三代之君非好名者而鴻烈休德倬若日月不能纖晦者有實美而然也方今百職不修二虜熾結朝廷恫矜下民困就講和爲含翕張予奪之術自非君臣朝夕恥憤大有爲以遏後虞則勢可憂矣陛下若恐好名而不爲則非臣之所敢知也陛下倘奮乾剛明聽斷則有英睿之名行威令懾姦宄則有神武之名斥奢汰革風俗則有崇儉之名澄冗濫輕會斂則有廣愛之名悅亮直惡諂媚則有納諫之名務咨詢達壅蔽則有勤政之名責功實抑偷幸則有求治之

名今皆非之而不爲則天下何所望乎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陛下從而非之則教化微節義廢無恥之徒爭進而勸沮之方不行矣豈聖人率下之意耶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砦況意其蓄姦謀乃上疏曰朝廷予契丹金帛歲五十萬而近西羌通款歲又予二十萬設或復肆貪瀆再有規求朝廷尚可從乎今河朔將佐之良愚中兵之勇怯道路之夷險城壘之堅懈軍政之是否財糧之多少在兩府輔臣實未有知之者萬一變發所忽制由中出少有差跌則事不測矣願因燕間召執政大臣從容咨訪尋以慮患爲

急則人人惟恐不知以誤應對事事惟恐不集以孤德
懷旦夕憂思不敢少懈同心協力必有所爲今不以此
爲務而日以委瑣之事更相辨對議者羞之尋爲陝西
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有奏議二十卷始契丹寇澶州
略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
歸中國延昭生八男子多知名况長子也保州之役况
阬殺降卒數百人朝廷壯其決後大用之然卒無子以
兄子爲後

論曰李諮敭歷久咸舉其職可謂適用才程戡守邊不
擾最後議援橫山圖靈武幾於啓釁夏侯嶠丁度張觀

世皆稱善人君子若盛度以片言罷二相二參政鄭戩以一獄黜二輔臣十侍從不失之險詖深刻乎明鎬周愼安靜邊塞父老去之久而思不衰寧獨靖難之爲烈哉王堯臣懿文讜論深排興利之徒暨輔政務抑僥倖無近古之大臣耶孫抃入臺多風裁豈如諫官所料晚登政府旣耄不知退何以自解於物議耶田況好名防邊二疏具見謀猷顧懲兵驕阬降卒數百斯李廣追於不侯者也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列傳三十三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胡旦　掌禹錫　蘇紳　王洙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博學能文太宗時舉進士第一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出爲淮南東路副漕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相其复河決韓村尋復塞旦獻河平頌有曰逆遜遠投姦普屏外太宗謂狂躁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

在北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
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末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
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成功
立事在于此矣起左補闕復直史館遷修撰預修國史
以戶部員外郎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傭書人翟穎
旦與善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
政其辭頗壯當時皆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
坊州團練副使後復官遷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
旦素善中宮王繼恩草繼恩制辭過美繼恩敗眞宗以
而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潯州累復官上

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改祠部郎中毋喪既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祕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毋還祕書監卒且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不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等書鉅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晚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掌禹錫字唐卿郾城人登進士第爲道州司理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累遷侍御史疏請嚴備西羌以窮兵爲戒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出提點河東刑獄以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判司農太

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奇奥士子憚之目
爲難題掌公英宗即位自祕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
老病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令召至中書禀以彈文
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
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
卷常乘駑馬衣冠汙垢言語舉止多可笑云
蘇紳字儀甫晉江人進士及第後又舉賢良方正科累
擢直史館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災異數見紳
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寇宜州殺鈐轄紳言其勢可以
綏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朝廷施用

策遣馮伸巳守桂州經制之變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仁宗嘉納之進史館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再遷禮部郎中王素歐陽脩爲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請對言洪範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暘紳意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揚州復爲翰林學士史館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用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疏不下遂出紳知河陽從河中未行感疾爲醫者藥誤猶力疾答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喜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復唐制寬制舉科格

以收才傑趙元昊反請詔邊帥爲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爲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爲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頌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宋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爲縣尉坐事免後調爲濟累遷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爲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又徙徐州有司上其最爲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爲天章

遷侍講史館檢討仁宗將祀明堂宋祁言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大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于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賜謚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謚因言前有司謚王溥為文獻章得象為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謚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謚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鉤摭非禮陰與內侍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甚其

助已擢洙翰林學士已而溫成廟園立廟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洙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洙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前此未嘗有也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集賢殿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奉祠徽宗立復待制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讎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長沙人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入翰林爲

學士權知開封府宦人程智誠抵罪同坐者八人仁宗赦其三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況同罪異罰乎詔悉釋之未幾卒偃未仕將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者偃亟焚之歐陽脩早受知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脩方善仲淹因與偃隙子元衡有學行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幷其子茂諶咸早卒偃妻直史館力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諶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眞州人進士甲科累遷給事中歷知壽亳

諸州分司西京遂致仕遷至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果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官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累遷翰林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又兼侍讀學士每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上前仁宗憫其毀瘠賜禁中湯齊未幾歸葬至揚州卒初冠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

夜號夕雞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見而惡之至是校所卒歲月及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儒者非多聞之貴貴惟敦行之難况爲天子侍從臣哉胡旦黨邪而汙掌書錫耽祿而昵蘇紳急進而險王洙改節而依平生所學安在耶世多背偃柳植聶冠卿則以介以廉以雅何職之忝乎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奭吳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舉進士第授江陰尉時詔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補國子監講書累遷太常

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擢
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即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
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
學歷翰林學士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坐監
護宸妃葬事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
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召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復
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修景祐廣樂記
書成遷戶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不
沽聲名非慶弔不過謁二府執喪家禮不爲世俗齋薦
遇祭日與門生對坐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

式尤精於易初七歲讀易母祈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卒三日一誦易

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九歲能屬文登進士第歷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宋郊等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因獻勸講箴明年復命講讀經史進至天章閣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邪人進則王澤壅幽王失道用邪絀正正不勝邪雖

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于汙濁也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其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仁宗悅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爲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于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是天意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不師古始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下究而誰之咎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慼不畜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勤於吏治政有惠

愛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有集三十卷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錫進士甲科歷太常博士知東明始至令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贖以薦爲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但徙雷州歷度支鹽鐵副使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工部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彌篤云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登進士第歷三司戶部判官上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揲蓍得斷首言斷首準易之夬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

閣待制兼侍讀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因言今妃族宜裁損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禮部侍郎揆性剛狷闊世務好學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龍圖閣直學士
楊安國字君倚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讀書授徒以薦歷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既而孫奭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矣帝欲留爲學官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國五經及第歷翰林侍講學士累遷給事中卒贈禮部侍郎仁宗稱其淳質

权崔遵度賞請書無逸於邇英閣後屛帝曰朕不欲背
聖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置左右
論曰馮元趙師民並以博雅著儒侍經幄張揆楊安國
父子講說無大過人大抵行誼儼矣張錫淸愼斂晦曉
始見知仁宗厲學興文治數子者寧無助哉

尹洙　孫甫　謝絳子景溫

葉淸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與兄源俱以儒學名第進士歷知
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官知伊楊縣用薦召試爲館閣
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戒百官朋黨洙奏臣與

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免宰相怒黜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叙燕息戍二篇又為述享審斷原刑敦學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元昊反葛懷敏辟為經略判官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為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以洙為判官洙數上疏論兵時詔問攻守之計竦具二策令琦與洙詣奏帝取攻策擢洙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因發州銳卒數千赴救未至賊引去坐專擅降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毋輕進洙以傅無軍責而死行陣

又爲時所誣遂作惻忠辨誣二篇未幾韓琦知秦州辟
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其略曰漢文帝盛德之
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武帝外制四夷以
疆土威德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簒晉爲戒二帝
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
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不足
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起左右皆隱賊數不以實聞
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
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
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

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鄰非特閭
巷盜賊之勢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
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
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
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者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願先
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
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仁宗嘉納改太常丞知
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
爲陜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洙奏罷之
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

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湜文致其罪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為古
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為汝陽縣主簿再舉進
士及第為華州推官歷祕閣校理應詔陳十二事按祖
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為諷諫名三
聖政範改右正言會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
止甫上疏曰赤雪者赤眚也人君舒緩之應晉太康中
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故終致晉亂地震者陰
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唐高宗本封于晉
及即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張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
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

災變固不慮應也時遼夏稍強後宮張修媛寵幸大臣專政故甫及焉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又言元昊復稱臣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臣謂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中國利禁豈可自壞耶且聞元昊自拒命以來務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今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特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語在鄭戩傳大臣稍主洙議

甫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為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皆不少假借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仁宗難之遂求補外不許其後坐與丁度奏辨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一切繩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累遷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為侍讀卒年六十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

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晝守禦之計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歷知曹州用馮拯薦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知雜事眞宗山陵有司請悉壞所經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封祀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談時事嘗論四

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當以土德王朝廷不用其議語在律曆志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書故事議宣祖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眞宗配翰林學士承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政令逆時水失其性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大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爲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

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
恩澤卽伎倖上下皆蔽其聰不慮奸邪者易進守道者
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
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省進吏無敢建白欲德不用之
應又可驗矣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
意塞至戒仁宗嘉納修國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
院特濤官西京旦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太
宗肇修三館更立祕閣眞宗積書寖廣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以
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

其選也往者遣邁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櫚叢接太官衛尉供儗滋削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爲聖朝惜之願闢内館以恢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田野坌入郛郭跳擲官寺井匽皆滿曾三書螟螽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願陛下除煩苛之命損聚斂之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不至是

鑒意諷諭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詩白陳華[illegible]
中后寢奴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再遷兵
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又言號令數
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因進聖治箴五篇後
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改判禮院爲知禮
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按召信臣六門堰
故迹請復修之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文學知名一
時爲人修潔醞藉好施宗族喜賓客卒之日家無餘貲
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平最著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
十篇終秘書丞

景溫字師直登進士第歷京西淮南轉運使王安石與之善弟安禮其妹壻也乃驟擢爲侍御史知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軾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溫察安石指爲辨已而事下臺難違衆議始云定當追服又言辭向不當得侍從王詔邊奏誣罔寖矣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歷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招梁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坐論罷知蔡州後爲權刑部尚書復被論改知鄆

再歷永興軍將章惇爲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弃西夏人侵塞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其說徙知河陽卒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累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京師地震上疏曰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年願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而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得近徙會詔求直

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臣請外為
兩浙轉運副使遷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子監
陜西方用兵清臣言當今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
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侗了無一物
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元昊圍
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吏訟于
朝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
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為偷生之
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康伯遂有死難不
可出城見賊之語夫用章不過畏懦而守懃乃是歸款

二者之責孰重孰輕其後欲具守禦纔降湖北兵馬都
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
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清臣與宋庠鄭戩
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
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歷知永興軍閒仁宗召
公卿訪當世急務因爲條對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
中書若宰相抑奔競則風俗淳厚人知止足用憸佞則
貪榮冒進激成渾波比口人士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
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
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捃以微瑕公行擊

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則箝口結舌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供職未逾歲將遷擢已加常等宋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逵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如此是長奔競也復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淸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皇祐初帝御便殿訪近臣備邊之策淸臣上對略曰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

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賈賞益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為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為名前有邀求何以答之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豈不憚服苟不知答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縱令深入其能久居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為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

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為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倜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

追臣未見其可也比日多以卑官躐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如何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淸臣以河北乏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

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
臣宰臣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
士知河陽卒贈左諫議大夫清臣天資夷邁遇事敢行
奏對無所屈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議十要五利皆當
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

楊察字隱甫合肥人舉進士甲科歷江南東路轉運使
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曰苟掎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
以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歷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
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事無所避數忤宰相陳
執中罷知信州徙揚州累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

兼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永德毀察於仁宗出之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歲始能言屬文敏捷其爲制誥雅緻有體遇事明決不厭繁劇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爲用神太竭云有文集二十卷以兄子爲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

論曰宋至仁宗熙洽已百年然時佚則人玩法久則弊生自邊徼用兵天子旰食奮然欲因羣才以更治于時

豪俊滿朝數上書論當世事若尹洙孫甫謝絳葉清臣楊察尤著忠直其剏刻文與行一切彬彬爲世模楷雖不克究其用所樹立固偉矣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